

寻找童年的温情

□ 刘英

不久前回了一趟老家,主要是想接父亲到城里住一段时间,当时父亲是有不情愿的,原因是不想增加我的负担。但经不住他小外孙的软磨硬泡,最后勉强答应小住一阵子。

父亲知道我胃不好,有时忙着去上班,早餐总是敷衍了事。父亲来的第二天一早起床给我熬小米粥,我却抱怨父亲弄得吵到我睡觉。父亲准备去城边菜市场买菜给我煮午饭,我责备他不要到处乱跑,说等会我下班直接到楼下超市买就是了。父亲拿起扫帚打扫卫生,我嫌弃他用厨房带油的扫帚扫客厅。父亲耳背,每次看电视声音调得很高,我吼他不要吵到邻居。总之,父亲每做一件事,我都会找一些理由让他不要做。

于是,父亲唯一能做的事,就是靠着客厅阳台的防护栏发呆,脸上毫无表情,那双没有光的眼睛,一直盯着老家方向,有时自言自语。

周六,父亲帮忙去接读兴趣班的儿子,无论儿子说去买玩具,还是要买零食,父亲总是有求必应,这件事让我很是生气。晚饭时,儿子因为吃了零食后不想吃饭,被我狠狠揍了一

顿,哭得很是伤心。父亲本想拦,被我吼了过去。

然后,儿子哭着做周末作业,父亲回了他的卧室,我赌气躺沙发上刷抖音。无意间看到一小女孩半夜次醒来,鬼鬼祟祟地去“偷吃”冰箱里的冰淇淋。有网友留言到:“童年是笔,写错可以用橡皮来擦;童年是橡皮,擦不掉昔日美好的记忆。只是,我们再也回不去!”看到这句话,我突然破防。

我发现,最近对父亲和儿子的做法,真心不妥。于是,我特意走到父亲面前,说特别想吃他做的面疙瘩,父亲放下手里快叠好的衣服,高兴地马上去和面。然后我又走进书房,对眼睛哭得红肿的儿子说,明天带他去游乐园玩。儿子一听,高兴地跑到我面前抱着我就亲:“谢谢妈妈!”

第二天,我一边吃父亲做的面疙瘩,一边夸父亲,那时父亲脸上闪过一丝笑容。吃好早饭,我故意让父亲帮忙收拾一下桌上的碗筷,父亲欣然答应。

原计划带儿子去游乐场,再带父亲去超市公园走走。在路过一个手

工房时,儿子突然表示他想要进去体验一番,尝试制作一些手工艺品,比如精致的麦秆画、独特的陶瓷制品、有趣的木工制品,或是精美的竹编作品。

儿子对画画感兴趣跟着老师尝试做麦秆画。而父亲用别人不要的竹条,熟练地编了一只蜻蜓和蚂蚱递给我。我不由心里一暖;因为父亲编的这些小动物,曾经陪伴了我整个童年。

儿子一直想养一只狗,我总觉得麻烦没有答应为此他很不高兴。父亲早就知道这件事,他悄悄教我给儿子编了一只小狗,虽然编得不够好,甚至看起来不像一只小狗,但我递给儿子的时候,儿子显得异常高兴。

回家的路上,我拿着父亲给我编的蚂蚱,儿子拿着我给他编的小狗,父亲手里捧着儿子给他做的麦秆画,我们一起高兴地朝家的方向走去。

那一刻,我深刻体会到,寻找童年的温情,不仅仅是对过去的回忆,更是对现在亲情的珍惜与享受。这份温情,如同手中的蚂蚱、小狗和麦秆画,虽然简单,却充满了无尽的爱与欢乐。

时光如流,转眼间,孩子们翘首以盼的儿童节又要来临了。每到这个时候,我总会想起小时候的那些场景。

那时,我在一个村子里上学,放眼望去教室里也就七八个学生。平日里不论是老师开会,还是我们过“六一”儿童节,都要沿着山路步行去镇子里。

记得“六一”儿童节那天,我们早早吃过饭便在老师的带领下向镇子里出发。路上说说笑笑好不热闹。到了目的地,太阳已经高高挂在了天空,照得心里暖融融的。按照出场顺序,一个学校一个学校的挨着上,马上就轮到我们的了,可是脸上的妆已经花了,大家你看看我,我看看你,一个个都变成了小花猫。没办法,天气太热了,我们又是在户外,只好就这样了。可是这并不影响我们表演的兴致,大家伙站在台子上依然唱的唱,跳的跳,直到把节目表演完为止。

后来家里条件好些了,爱好文艺的父亲还给我买了台电子琴,记得有一年参加学校举办的活动时,我自弹自唱了一首“粉红色的回忆”,说起来这也是我第一次鼓起勇气“抛头露面”。虽然表演期间因为紧张出现了一些小失误,但还是赢得了在场老师和同学们热烈的掌声,如今回想起来还是特别的感动,那是记忆中最温暖的时刻。

在儿时的记忆里,酸酸甜甜的果丹皮算是我的最爱了。那时小卖部里的零食,无论是种类还是口味都比较单一。那时的果丹皮总是裹在透明的玻璃纸里面,长长的一卷儿,一毛钱就可以买一根。每次吃的时候,我总是轻轻的咬上一小口,待其在嘴巴里慢慢溶化之后,再打开包装一点一点地品尝,一根果丹皮要花很长时间才能“消灭”完。那种皮革般有嚼劲的感觉,如今回想起来,还是那么的难以忘怀。

另一种美食,便是冰棍了。冰棍儿就是一根棍上一块冰,5分钱一根,有山楂的,红小豆的,绿豆等各种口味。夏天吃着有冰有味儿,舔着吃好吃,嚼着吃解渴,最喜歡了,就连那根小棍都要吸吮好久才依依不舍扔掉。雪糕1毛钱一根儿,雪糕的棒子是扁扁的,不像冰棍儿是方的。与现在各种味道的冷饮、冰淇淋相比,儿时吃的冰棍儿实在是太普通不过了,现在想来,也许因为是小时候的记忆才格外好吃吧。

小时候的我也是个爱臭美的丫头,喜欢在头发上戴个发箍或者弄个黑色的小卡子什么的,那时扎好头发可以绑一些丝带,大多是红色或粉色,窄窄的一长条,买的时候按需要的长度裁开就可以了。后来又出现了手绢那么大的,看着四四方方,质地更柔软,花色也更好看。我会把它们一层一层叠好,弄成蝴蝶结的样子,之后固定在发箍上,或者绑在马尾上。虽然花朵大了些,可是我喜欢,即便走路来,心里也是美滋滋的。

那时候放映的影片都是黑白的,一块幕布在一束白光的照射下,就那么神奇地出现了人物和图像,还有咳嗽、打喷嚏,说话的声音,感觉真是不可思议。有时也会捣乱,播放电影的叔叔换片子的时候,我们会怪叫、互相推搡,或者模仿大一点的孩子,把手指放到嘴巴里吹口哨,可惜试了好多次,还是发不出那种声响,只好悻悻然作罢。也有调皮的家伙,跑到幕布前挥动自己的手臂,做各种搞笑的动作,特别的滑稽。

时光远去,童年一去不复返,可是那些美好的回忆却永远留在了心间,令人无法忘怀。

远去的童年

□ 郭雪萍

『六一』儿童节忆趣

□ 韩长绵

翻开保存的老相册,看到几张儿时小时候拍摄于不同年份“六一”儿童节的老照片,便勾起了我的回忆,觉得很有意思。

第一张是儿子刚上小学一年级时,也就是1970年的“六一”,他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打“冰猴”比赛,虽然因为犯规(一只脚出圈)而没有获取名次,但却被负责摄影的刘老师给抓拍到了那个瞬间,用儿子后来自己的话说,就是这一张失误的影像足够他记取一辈子的了(见附图1)。

第二张是拍摄于1973年的“六一”儿童节,那次已是三年级学生的儿子,确实风光了一把,他光荣地当上了小号手,并登台进行了表演,荣获了节目一等奖,那天他拿回的奖品是一只漂亮的文具盒(见附图2)。

第三张老照片的场面是1975年学校组织的“六一”跳绳比赛,赛后他们邀请前来看热闹的叔叔阿姨,进场与他们一起跳大绳,儿子与另一位小朋友充当摇绳者,他俩很是卖力气,娃娃大人同场竞技,同跳同唱,其乐融融,红火热闹,把这场活动推向了高潮,这一美好的瞬间被定格在了照片上(见附图3)。

如今儿子已经是60好几的人了,当我与他一起重新品味这几张老照片时,也搅动了他的记忆之潮,津津有味地和我唠起了儿时的趣事。

